

[Academic Interviews]

Apply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 Interview with Mr. Li Naiqing

¹WANG Zuyou ²LI Naiqing

¹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²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China

Received: March 30, 2024

Accepted: April 8,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LI Naiqing. (2024). Apply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 Interview with Mr. Li Naiq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84–08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6>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Mr. Li Naiqing is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fortune with lofty aspirations, hometown complex, and patriotism. Looking back on his own growth process, Mr. Li admitt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s a long process. The shift of his novel creation from realistic themes to historical themes is related to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as well as his mission to inherit excellent culture and virtues and to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by learning from the scholars of the past and promoting traditions of the Chinese of the nation, Mr. Li's historical novels on the story of Huaiyang, includ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Love and Revenge Between State Qin and State Chu*, *Three Queens of King Fu Clan*, and the reputed "Trilogy of Clean Officials", namely, *The Biography of Ji An*, *The Biography of Huang Ba* and *The Biography of Zhang Yong*, aim to adapt ancient forms to present-day use and highlight the themes of the mainstream, putting into use his creation concept of shoulder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works and reflecting a high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Li Naiqi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novel; apply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WANG Zuyou, a PhD,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is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pecializ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LI Naiqing is a member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China Fuxi Culture Study Association,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the Museum Institute of Henan.

古為今用

——李乃慶先生訪談錄

¹王祖友 ²李乃慶

¹泰州學院外國語學院；²中國作家協會

摘要：李乃慶先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淡泊名利、志向高遠，具有濃厚的家鄉情結和愛國精神。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先生坦言文化歷史意識形成是個漫長過程，其小說創作從現實題材轉向歷史題材離不開自己的生活經歷，以及銘記先賢，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承優秀文化和美德，增強文化自信的使命擔當。李乃慶先生寫淮陽故事的歷史小說《秦楚情仇》上下卷、《符氏三皇後》及「廉吏三部曲」《汲黯傳》《黃霸傳》《張詠傳》，立意是古為今用、弘揚主旋律，踐行了他的「作家要用作品擔起社會責任」的創作理念，體現出高度社會責任感。

關鍵詞：李乃慶；文化歷史意識；歷史小說；古為今用

王祖友(以下簡稱「王」):李先生,您好!很高興受編輯部委託,對您進行書面採訪。您給讀者的印象是一位具有文化歷史意識的作家,《史官》是中國首部從修志的角度寫現實生活的小說,出版不久就被盜版。在瀋陽市圖書館借閱量排第二名,僅次於明朝丞相張居正的《火鳳凰》。《博物館館長》是中國首部文博題材的小說,寫的是文物保護,出版後立即被天津廣播電臺連播。這種意識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吧?

李乃慶(以下簡稱「李」):你說得很對,這種意識的形成確實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自步入學堂,即從上小學開始,就見長於文科,「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作範文在班裡給同學們閱讀。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高考制度恢復後考入大學,雖然攻讀的是政治專業,但課餘仍然不忘練習寫作。因為那時候文學刊物很少,且寫作水準還不行,僅在縣裡的一些內刊和報紙發一些不同文體的短文。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我曾經就讀過的高中——新站高中,從事教育工作。既教政治、歷史,也教語文。因為愛好文學,工作之餘不忘寫作。就在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即1981年,在公開發行的開封市的《梁園》雜誌發表了處女作《趕集》。從此,增強了從事文學創作的信心。之後不斷有中短篇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見諸報刊。

從事教育工作10年後,因為愛好寫作,被轉入行政,先是下鄉一年,工作之餘依然不忘小說創作,在寫現實題材小說的同時,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即科幻小說《人類滅亡》。後被調到縣委宣傳部,負責對外宣傳,即面向國際社會的宣傳。因為工作出色,1997年被組織上派往縣博物館,任書記、館長,負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太昊陵廟。縣博物館設在太昊陵廟,和故宮一樣,屬於館廟合一,既負責太昊陵廟的保護和建設,也負責全縣的文物保護和展覽。因為事業心強,從此全身心投入文物保護和學術研究,出版多部學術著作,也因此停止了文學創作10年。10年後的2007年,因為全國進行第二輪縣誌的編修,這是一個重要工程,加上對淮陽曆史文化的研究,我被組織上「提拔」為地方史志辦公室主任,負責編修《淮陽縣誌》。因為地方史志辦公室相對清靜,又「重操舊業」,工作之餘繼續文學創作。因為閱歷的豐富和知識的積累,在



寫中短篇小說的同時,根據我在博物館工作時瞭解到的一個上訪人的故事,創作了我國第一部上訪題材的長篇小說《無路之路》。該小說2010年8月1日正式出版發行,當月底就在北京被盜版,很快,遍佈全國大小書攤和當時剛剛興起的淘寶網。

看到《無路之路》如此受到讀者的歡迎,我不由深思:文學作品是寫給讀者的,讀者喜歡,才有價值。既然稱為「創作」,就是要「創新」,不僅主題的創新,還要有題材的創新。作為一個作家,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創作出別人創作不出的作品,給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天地,不僅要講好這片天地的故事,也讓讀者在這片天地裡學到知識。這樣,才不負讀者。於是,就結合自己編修縣誌的經歷,創作了中國第一部記錄當代史官修志生活的長篇小說《史官》。小說出版後,很受歡迎。於是,又創作了中國首部反映文博題材的長篇小說《博物館館長》。這兩部小說的成功,得益於我做過博物館館長和地方誌辦公室主任,沒有這些閱歷和這方面的知識,寫不出這兩部作品。

王:您對家鄉有著深沉的愛,為了宣傳淮陽,您依據考古,先後創作了書寫淮陽人、淮陽故事的歷史小說《秦楚情仇》上下卷、《符氏三皇後》及「廉吏三部曲」《汲黯傳》《黃霸傳》《張詠傳》。

李:我的小說創作從現實題材轉向歷史題材,同樣是得益於做過博物館館長和地方誌辦公室主任。淮陽歷史悠久、文化厚重,伏羲、女媧、神農都在此定都,被譽為「三皇故都」,是中華文明第一縷曙光升起的地方。博物館館藏文物數萬件,上至遠古,下至民國,見證了很多史料上沒有的東西。從志書記載和文物的佐證,我揭開了許多史書上記載不清或者記載錯誤的地方,特別是「亂世」時期,如春秋戰國、五代十國。我既是作家,但又是文博研究員,出於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一些歷史真相,不能僅讓文物沉睡在庫房裡,要讓它活起來。於是,下決心創作一批還原「真實」歷史的歷史小說,並對自己歷史小說的創作定下「規矩」:研究歷史者可為史,喜歡文學者可為文。所以,我的歷史小說皆首先依據考古,其次才是史料。雖然以淮陽為立足點,但放眼於中華。《秦楚情仇》《符氏三皇後》是我的「亂世系列」,主題是「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它雖然不能像論文那樣直言,但在創作時「暗藏於心」。《秦楚情仇》上卷「秦滅楚」,下卷「楚滅秦」。作品不僅要表現主題,還要讓讀者深思:秦國,一個邊陲小國,為何能躋身戰國七雄並統一天下?楚國,戰國七雄中的強國,為何一步步走向衰亡,並被秦國所滅?秦、楚為何締結成姻親之國,都有哪些美麗傳奇且令人唏噓不已的愛情故事?被秦國滅掉的楚國為何又複國?秦朝,一座強大的帝國大廈為何僅十五年就轟然倒塌?正因為這樣,所以,作家出版社在該書的腰封上特別推介該書道:從黃歇到李斯,從秦始皇到項羽,不一樣的天下一統,不一樣的王朝覆滅,不一樣的歷史小說。出版發行僅六個月就脫銷再版。

《符氏三皇後》寫的五代十國和北宋建立這段歷史故事。五代十國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最亂的一段歷史,五個朝代僅五十多年的歷史,且周圍又有十國。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但他與符皇後有什麼關係?符皇後為什麼禪讓給趙匡胤?趙匡胤是怎麼死的?因為宋史是宋朝人寫的,所以,很多真實的東西都被隱去或者寫得模稜兩可。五代時期著名將領、陳州(今淮陽)人符彥卿有六個女兒,其中符金玉、符金環、符金錠三個女兒,相繼輔助後周皇帝柴榮及宋太宗趙光義,一個隨夫征戰,共襄統一天下;一個垂簾聽政,偕子治理國家;一個深明大義,助君成就帝業。一門三後背後的故事,中國歷史上鮮為人知。所以,我通過史料和考古,再現了這段歷史。小說一出版就被天津廣播電臺連播,反響很大。天津廣播電臺連播結束後對我有個專訪,特別問「小說的真實性有多大」,我說:保證人物、事件、時間、地點都是真的。並特別舉例說:某年某月我和一個朋友去天津,什麼時間到了天津,做了什麼事,作為史料,會這麼簡單地記載,但路上

我們看到了什麼,想了什麼,說了什麼,這是小說。這是我歷史小說與史料的區別。

因為這兩部以考古為依創作的歷史小說深受讀者喜愛,於是更增強了我創作歷史小說的信心。就是在這個時候,即2017年,我們紀委要籌建一個「廉政」主題公園——「廉園」,特別讓我去創意和策劃。因為淮陽歷史上著名廉吏不勝枚舉,我創意為:外地人在淮陽做官的清官為他們塑像,淮陽人在外地做官的清官為他們做壁畫浮雕像。在整理這些廉吏的資料時,最讓我感動的是汲黯、黃霸、張詠。所以,相繼創作了這「廉吏三部曲」。《汲黯傳》是第一部,在2020年5月疫情暴發期間出版發行,儘管到2023年初因為疫情管控很嚴,發行受阻,該書卻三次印刷。

王:您「廉吏三部曲」《汲黯傳》《黃霸傳》《張詠傳》涉及三位主人公,即西漢時期的汲黯、黃霸和北宋時期的張詠,他們所處時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出仕管道不同,但勤政愛民如一人,您的這類創作是不是古為今用、弘揚主旋律?

李:我之所以創作這三部曲,立意確實是古為今用、弘揚主旋律。西漢時還沒有科舉制度,汲黯出身官宦之家,因漢景帝《任子令》走向仕途,以「敢言直諫」著稱,被漢武帝贊為「社稷之臣」;黃霸出身富庶之家,因響應漢武帝詔令,捐資納粟出仕,以「仁厚愛民」聞名,被漢宣帝贊為「賢人君子」;張詠出身貧民之家,因科舉考試出仕,以「智略神出」蜚聲,不僅是「世界紙幣之父」,丞相韓琦贊他為「一代偉人」。並且,汲黯、張詠都在淮陽為官,卒於任,葬於淮陽。黃霸是淮陽郡陽夏人,也葬於淮陽。之所以選擇為三個不同時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出仕管道的廉吏立傳,一是因為敬仰他們清政為民的施政理念和風采,讓他們走出歷史的深宮,成為當代人爭相效仿的遠隔時空的朋友;二是鼓勵今天出身和成長環境不同的青少年都要像他們那樣,立志報國,有所作為,為民服務;三是讓今人和後人銘記歷史,銘記先賢,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傳承優秀文化和美德,增強文化自信。

王:我認識到您是一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您能談談當代作家的社會功能或者歷史使命嗎?

李:我曾經在《文藝報》發表這三部曲的創作談,題目是《作家要用作品擔起社會責任》,文中特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漫長和複雜的過程,從猿到人,從愚昧到野蠻到文明,雖然已經進步到今天文明程度,但仍然在發展過程中,真善美假醜惡並存。作家雖然不一定都具備行政權力,但也是重要的社會一員,既然稱得起「家」,就應當為社會的進步擔負起一份責任,那就是通過作品服務於社會,揚善除惡,樹浩然正氣,傳遞正能量,不然,作家就不配為作家,作品就成了毒品。

王:您對文、史互鑒很有體悟吧?能說道說道嗎?

李:小說作為文學作品,我有這樣的看法:純虛構小說可以隨心所欲進行演繹,但歷史小說必須尊重歷史。純虛構的小說儘管人物、事件、故事是虛構的,但反映的也是這個時期的「現實生活」,否則,不會被讀者歡迎。一個負責任的作家要寫歷史小說,就要對歷史負責。每個朝代,它的發展進程都是紛紜複雜的,書寫這個時期的人物,就要認真考證和分析它的背景、環境、各種人物關係,不然,就不能「準確」地再現這個時期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史料是我們瞭解歷史的重要依據,但是,它是官方的東西,往往會有官方的色彩。一個作家,如果沒有有力的文物「證據」和獨到的分析、思考,僅僅依據史料去演繹,很難得到讀者的厚愛。

王:後現代主義認為不僅文學是虛構,歷史也是。以福柯的概念,我們應透過各種論述去還原歷史,而該種論述,是根據當時的時間、地點、觀念建構的。換句話說,歷史並不是對史實單一的記載,亦並不是對於過去的事件的單純的記錄,故有「歷史的文本化」之說。德裏達也說:「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語言本身就是

一種結構,我們都透過這種結構再理解整個世界。您怎麼看?

李:我不贊同「不僅文學是虛構,歷史也是」這個觀點。文學的虛構指人物和故事,但離不開書寫物件所處時代的「現實」。歷史指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活動。雖然因為多種因素造成史實的記載有出入,但不是虛構。我贊同福柯的觀點:我們應透過各種論述去還原歷史,而該種論述,是根據當時的時間、地點、觀念建構的。當然,不同時期、不同人物對歷史的解讀會有差別,但大的史實是不會改變的。

王:您的處女作《趕集》一經發表,就受到了讀者的好評,也受到了行業專家的高度肯定。您還記得第一次發表作品的心情嗎?

李:作為文學愛好者,作品能在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發表,無疑是對作品品質的肯定。當我接到《梁園》採用的通知後,心情是無比激動。收到刊物後,更是忍不住向家人和朋友報喜。它的意義不僅是發表了一篇作品,重要的是有人肯定了自己的「水準」,讓我很有成就感,更堅定了在文學道路上走下去的決心。

王:您在任博物館館長期間接待了多位國家和省部級領導人及各行業專家,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故事嗎?

李:我任博物館館長期間,先後接待並為之講解的國家領導人有溫家寶、李克強、李鐵映、張思卿、陳全國、陳奎元及魏巍等作家和各行業的專家,因為故事太多,不能一一贅述。我曾經寫過回憶文章《國家領導人的博學和格局》,其中有這樣幾個故事。2000年2月2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同志在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同志陪同下,在下農村調查後,參觀太昊陵。我作為館長,全程陪同並講解。溫總理腳上穿的是一雙白色旅遊鞋,因為前天下了一場大雨,田地裡的土都還很濕,他的鞋上粘滿了泥。這時的天氣還很冷,他上身穿著一件帶黑絨領的、非常普通的半大衣,這大衣確切地說是一件大襖,很胖,也不是新衣。看他的穿著,和農村的支部書記沒什麼區別。大家都一致讚歎:沒想到溫總理這麼樸素。不僅如此,他沒有一點架子,而且很隨和。見狀,我跟他開玩笑著說:「溫總理,1997年6月朱鎔基總理來視察的時候就撥款維修太昊陵,您來一次不容易,也要撥一些呀。」聽了我的話,溫總理步子慢下來,他想了想,卻朝我笑笑說:「可惜,我不管這一塊兒啊。」參觀臨近結束,我又提出一個要求說:「朱總理來的時候題詞『羲皇故都』,您來了不題詞怎麼可以呀?」陪同的領導們見我這樣大膽提要求,都笑了。李克強書記也笑了。溫總理停頓了一下,說:「朱總理題過了,就代表了。」

2000年10月25日,剛從西藏自治區調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陳奎元同志,上任沒幾天,就先到淮陽太昊陵拜謁太昊伏羲。我陪他參觀到統天殿,既供奉伏羲聖像的正殿,站在伏羲的塑像前,他看了看伏羲雙手托住的八卦盤,說:「這八卦的卦序放錯了。」聽到這裡,我不禁一驚,心裡說:不會吧?沒人說不對呀!但是,定睛一看,不禁啞然:確實是錯了一個方位。這八卦盤不是固定的,原來是工作人員在打掃衛生時不慎把它給動了位置。這麼小的一個細節,如果不是有淵博的知識和對八卦有研究,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2001年4月16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思卿視察太昊陵,當我向他談到要恢復太昊陵原貌時,他很贊成我的意見。接著,看了看陪同的市縣領導說了一句讓我至今不忘的話:「這個地方的建設,不是誰的官大誰說了算,而是專家說了算。」

2003年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視察太昊陵。此時,我運作的太昊陵保護規劃雖然被國家文物局批復了,因為耗資巨大,這時還沒有實施。這天下著小雨,我們走得都比較慢,氣氛也比較鬆。於是,我再次談到了太昊陵恢復原貌的事,一是想聽聽縣領導的意見,二是想聽聽李鐵映副委員長的看

法。在講到資金困難時,有一領導說:「縣裡資金不足,可以引進外資嘛。」當時,各地都在引進外資搞建設,這領導說出這話,也無可非議。不料,李委員長停了下來,聲音不高,卻擲地有聲地說:「那不行,這是中華民族祖先的陵廟,怎麼能用外資修復?華人誰修都行,用外國人、外資來修不行。」聽到這裡,我不禁對委員長肅然起敬:是啊,中華民族祖先的陵廟靠外資、或者叫外國人修,豈不有失民族尊嚴?我們作為龍子龍孫,豈不愧對祖先?站位不一樣,看問題的高度就不一樣。

王:您曾經獲得各種各樣的榮譽,其中有哪些是您特別難忘、珍惜的?

李:我對榮譽看得很淡,不再說。我看重的是作品能否受到讀者的喜愛,能否給讀者輸送精神食糧。所以,當看到我的作品被盜版時,雖然對盜版者心懷忌恨,但內心卻很高興:說明有人喜歡。當看到作品被電臺連播和一次次再版時,心情也是這樣。如果非要提榮譽,唯一想說的就是因主編並創新《淮陽縣誌》(1988—2008)編纂,2010年被河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授予「河南省地方誌系統特殊貢獻者」、「河南省地方誌系統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因為這次志書的編纂是續志,而不是通志,如果按照通志的編纂方法,舊志中很多遺漏和記載錯誤的地方無法記入志書中,所以,我創新編纂方案,即採取通志和續志相結合:大事記按通志的編纂方法從古記載到今,其他則按續志的要求編纂。這一創新編纂方案在全省被得到推廣,也是對修志工作的一個貢獻。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